

庭園的悲劇

二之雲煙華京

劇悲的園庭

著堂語林



版出社秋春海上

二之雲煙華京

劇悲的園庭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國卅五年四月勝利後第一版

實價

原著者 林語堂

譯者 鄭陀 應元傑

刊行者 春秋社

總經售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卷之二

庭園的悲劇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莊子，齊物論

第二十二章

在一九一一年那年，革命終究爆發，而滿清政權遂即隨而潰滅了。

革命的能够這樣迅速地成功，因爲一般人民對於滿族統治的不滿意的心緒，是非常之普遍。第一砲是在八月十九那天在武昌爆發的。自九月一日至十日之間，有七個省份連珠般的接着響應起來，另外的幾省，也陸續的跟着擡起革命的旗幟。每一次的發動，差不多總是很容易而且很敏捷的獲得了勝利的結果。各省的滿族總督不及逃避的都被砍了腦袋，漢族的督撫，有的被部屬所拘縶，有的參加了革命軍方面。那時候，滿族總督的監視和牽掣漢族巡撫的制度，已經廢弛了，所以有幾個省份，索性兩個職位由一個人兼攝着。至於這兩個職位，實際上却也沒有甚麼嚴格的差別。清廷的空洞不着邊際的煌煌勅諭，不能滿足人民；乃急急的頒佈了久經許諾而未實踐的十九條憲法條文，那差不多是十年來漢人所爭鬥的目標。一面，清廷又明令赦免了革命黨人；准許人民剪辮；又下詔罪己。可是這種種種措施，無不歸於徒勞。那個老邁了的慈禧太后，當初不自醒悟迫在眉睫的危機，久經瞻泰奢豪地過度使用慣了皇室特有的權威，現在讓這個還在襁褓時代的小皇帝來替她還債。經過了五十四天的戰爭，清廷和革命軍之間，便開始締結停戰協定，皇帝隨以退位了。

十一月六日，國父孫中山經由歐洲，自美洲歸抵上海。四天之後，被選爲中華民國大總統。是時，便決議採用西曆，乃定於舊曆的十一月十三日選爲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一九一二年）而孫中山先生即於這一天就任大總統。四十二天之後，清朝皇帝實行退位，中國的帝制政治於是告終。

一切革命都是一樣，在這種場合，總要影響到一個時代的制度，亦即影響到一個階級，使他們喪失安定的既得權益。中國革命的結果，首當其衝的便是滿洲人，無論貧富，都得嘗一嘗這個况味。因而滿族的王公貴胄，不得不變賣他們的資產來維持原來排場的生活了。退了位的皇室，也就領了頭出賣其寶藏。一六四四年以征服者臨馭華夏的滿族後裔，那些秉着權威的旗人妻女，一時降而去充當人家的傭婢。比較貧苦的旗人，向來是受着宗人府的按月錢穀津貼賴以生活的，到此陷入身無長物的苦境中了。要他去勞動則太懶惰，要他去偷竊則太高潔，要他去求乞則太羞怯。居常講着很儒雅很富教養的官話，在過去二七十年中，是受着皇家供養以生活而不知有所謂工作的。旗人在那時構成了貨真價實的有閑階級，現在突然的臨到了倒運的日子。俗語說：「樹倒猢猻散，」正是那時的情形。實際上漢人對於滿族的私人之間，並無所謂種族的敵對心理存在，因為滿洲人一向是優柔懦弱，很講禮貌，是很適合漢人的範型的。他們已經採取了漢人的文化，除掉婦人的服裝以外，漢滿兩族在形貌上簡直分不出甚麼差別來。至此，滿洲姑娘已不得要嫁一個漢族郎君。年青一些的男子，不得不去拉洋車度日。他們的這種貧困，倒是挺硬的。有時一家幾個人合穿一套衣服，彼此替換，當一個人穿着這套衣服外出的時候，另外的合穿者只好赤裸着身體蜷伏在被窩裏，直要等到出去的那個人回家來，脫下那套衣服，纔挨得着另外一個人穿上身去。

下面一段是這種革命的癡兒在當時的故事，也可以說是革命時代的插曲。有一個旗人，在一家茶館裏喝了一壺茶，啖了一個芝麻餅，用完了最後一個銅鈔，可是他吃完了這個芝麻餅之後，還沒有滿足他的食慾，瞧見茶桌的罅縫裏狼籍有幾粒芝麻，不禁饞涎欲滴，可是細細的剔撥，怕人瞧了見笑，乃突地裝着發怒的樣子，把桌子狠狠的猛拍幾下，芝麻屑不由從罅縫裏跳躍出來，乃從容把牠們沾些口沫撮了起來，徐徐送入口中，一壁說

道：「想不到這原來是芝麻吓。」可是這一拍激動了隔桌上一個茶客的注意，他看清楚他的這種古怪行動，心中知道他是爲了沒有錢買第二個餅吃的原故。這個人走了過來，撮起了幾粒殘留着的芝麻，用了同樣古怪地審察的姿態，說道：「我早知道這些是芝麻呵！」

剛在這個時候，那個滿洲人的女兒走來了，說：「媽媽要走出來，可是沒有椰子穿，請你回家去。」

「什麼？沒有椰子穿？」這個滿洲人威風十足的咆哮着說：「她難道不會開那只大紅箱子嗎？」

「爸爸，你忘記了，」那小姑娘說：「那大紅箱兒早已在端陽節前當掉了呢。」

「那麼便在放真珠的櫥裏啊，」這個尷尬的父親說。

「爸爸，你又忘掉了，那口櫥是在去年年底當掉了的呢。」

這纔叫做「殺風景」。於是他紅着臉挈着女兒走出了茶館，讓旁人在他背後哄然譏笑着。

當時受影響的還不止那些滿洲人，整個北京的官僚階級通退出了政治生活。此輩不可救藥的傢伙喪失了他們的全部政治的和社會的背景，他們現在須面對着新的社會秩序，面對着他們所詛咒的墮落的道德，又須面對他們所不可理解的青年階層。那比較過得去的，蓋已蓄積好了足以維持舒適生活的資產。有幾個在外國租界內購置了別莊，有的深恐惹起別人的注意，就去住在租界內普通里弄紅磚石庫門內，掩藏起他們的積蓄的資產來，可是其中也有幾個忍不住置備一輛新式汽車，以圖快適的擁擠雄厚的，還雇上幾個高大個子的頑強俄國人充當車夫或保鏢。有幾個腦筋比較切實些的，則投資經營工商業。另有少數人是政治職務的永久追求者，這些人就是很短期的擔任一擔任官吏職務，好像過了一過鴉片烟癮了，他們一跨進衙門，便認爲搜括私肥是「讀書人」最自然的行爲。此等天生的政治蝨蟲慢慢地又逐漸溜回進政府機關裏來了，他們從內部

腐蝕的使民國政治墮落起來，造成一九一一年以迄一九二六年的惡劣現象，傳爲一時政局上的笑柄。

木蘭的母家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因爲革命倒不致影響到中國茶商和藥商的買賣。茶仍然是茶，藥仍然是藥。固不問在民國統治下抑或在帝制統治下。後來木蘭纔知道，她的父親在革命勃發前倒曾輸送過數十萬大洋到南洋去接濟那兒的革命黨人。這却是他的現金上所受的影響，而他的營業固依然不變。等到革命發動，他又是一個剪掉辮子的。

可是她的夫家，却有了重大的變化。曾文樸是一個頑固的孔教主義者，對於他，革命簡直認爲翻天覆地的行動。他倒並不關懷到清朝的倒壞與否，却是擔心着以後的變化。他跟木蘭的父親並沒有十分深切的友誼，因爲姚思安是一個改革主義者，而他本人則是個守舊思想極厲害的人，無論社會風習、文物禮制，舊的總是好的。木蘭嫁了過去不久，就發覺他痛恨外國書籍、外國制度以及一切外國的東西。他身上雖掛一只金錶，却是取着蔑視的態度，認爲這不過是下賤匠人的工作。外國人的種種靈瓏的技巧，只足以表示他們是優良的工匠。他們的地位低於種田人，更低於讀書人，而不過比商人較高一級。這就是說，外國人沒有高深的教養，不理解精神的事物。這可以說是曾文樸對西洋事物所能思考得到的全部範圍。現在，革命爆發了，民國建立了。試想一個國家沒有一個皇帝，成何體統？真所謂「無父無君」，不啻即爲個人的無法紀與社會的無秩序的證據。他堅確地相信此後中國文化將遭逢空前的惡運。他的反對外國事物的意見是不可妥協的，直等到數年後自身經歷了一種體驗，纔變更過來。那時他患着糖尿病，經過醫生診治，百藥罔效，却給他的女婿，愛連的丈夫，一個西醫，用一樣西藥叫做 *Insulin* 的治療好了。

當時曾文樸第一個主意便是決心引退，因爲他早已積聚了相當資產，足以供養全家舒適的生活。他眼看

混亂的時代來了，決意想置身事外。他的友人袁世凱在革命爆發四天以後雖出山復職，也沒有動搖他的主意。

*

*

*

新亞和木蘭在這一時期，是生活於大家庭暗影中的一對小夫婦，他們在個人行動上，就需要種種的規律。這兩口兒最重要的義務，爲怎樣取悅於雙親，做一個孝子賢媳。不過一聲取悅雙親，不論在新亞方面或在木蘭方面，都包括着許多事情。第一件，要襄助保持家庭的秩序與調和的氛圍氣。所謂小夫婦者，務必盡力設法減輕父母的心事，不論對內與對外，要擔當協助萬端家事。

木蘭雖是最小的一房媳婦，倒是很快的獲得了曾夫人的信任。曾夫人對於素雲已經感到了失望，她服伺丈夫和照顧自身都很周到，却是不願管她自己院子以外的事情。長房媳婦曼妮生性懦弱一些，不是管理他人的人物，不論男傭人或女傭人，她都沒有統馭的力量，也沒有治事的才能。她居常的總生怕得罪了別人，就是對於女傭人也是如此，因而有幾個底下人直接爽快的不聽她的話。這樣桂姑就慢慢兒把家務的責任一些一些分給木蘭，好像分配傭人的工作，監視幾個想偷懶把工作委卸給別人代做的老僕，禁止賭博，解決爭端，檢考傭人報告的家用帳目，日常的家務是容易理會的。木蘭又每天午前化其大部分時間與曾夫人或桂姑委派工作和商談親友間交際往來的事情。木蘭在娘家對於這些事情已經是弄慣了的，所不同者，曾氏所往來的是另外一批親友，她也很快記憶起來了。管理一個雇傭二三十個僕人的家庭，恰好似管理一所學校，也有些像管理一個國家，她的基點在於保持日常工作的行進，維持在上者的公正與尊嚴的態度，在所與共同工作的下級之間，總要保持一種適當的區別。關於一般的家務事情，木蘭很嚴格的不使陪嫁過來的錦兒過問，這倒是錦兒很願意的事情，一方面選了曾家的雪華和鳳兒做她的助手。

木蘭在母家的家庭訓練已經準備好使她足以應付這個大家庭的一切困難家務，而她的幽默而又切實的理性，更使她來得容易。傭僕們幹錯了事，她只讓他們知道是瞞不過她的，很少要她公開的說穿。但她却不願意整理家務，顯出勝過桂姑獨掌時代的形跡。而她的地位，實比桂姑來得優越，因為桂姑畢竟是位姨太太，她的行動，是出於充當會夫人的代理人的資格，她本身對於重要的事情，總是不大下決斷的主意的。木蘭則為正房的媳婦，所謂少奶奶，是一家的女主人。傭役頭腦姓下的是個四十多歲的滿洲人，開始害怕木蘭，比怕桂姑還厲害了，因為每當帳目中有些微參差，木蘭總是對他笑笑，雖一言不發，却充分的顯示給他，她是不能受欺的。下老兒告訴方老夫子，有一天且當着木蘭的面對會太太說，他所最害怕的是三少奶奶，木蘭聽見了，對人說：「假使他最怕我，那是不錯的。可是倘使他甚麼事情都照規矩做，那也不用害怕我。誰不想照顧自己的家族和兒女呢？在這樣的大家庭中，有些事情也只索眼開眼閉罷了。」會夫人見木蘭這樣年輕，却又這樣老練，不由深深地喜悅，此後益發把權力次第託付給她。結局，曾氏全家的家務，是要歸入她的掌握的。

至於就木蘭和新亞而論，像他們這樣的婚姻，生育孩子是件最緊要的大事，不獨為對家族盡其應盡的義務，亦為充實他們自己的連繫關係的必要的東西。孩子不啻在兩個全然獨立的生物之間構成了結合的集中點。結婚了二三個月之後，木蘭果然懷了身孕了，新亞和木蘭的喜悅，自然不消說得。木蘭覺得她的婚姻從此是完美的了，於是她對於新亞加倍增了一番柔情，而新亞的孩子脾氣有時會顯露出正經的神情來，當他想到了自己的孩子，他們很幸福的過活着，比了木蘭曾經想像着的更來得幸福了。

大家又知道她的第一胎大概是個男孩子的。她久已巴望着自身要做一個男孩子，而她的品性確也具有無畏，獨立，明斷的性格，這樣的性格，一定會在男孩子身上求得其表顯。木蘭自己也這樣想。

可是等到分娩的時候，那誕生出來的，却是個女孩子。家族裏邊多還贖達，倒也並不感到失望，木蘭甚至不容許任何失望的情感滲進自己的胸懷。話雖如此，就實際情形而論，這個孩子的誕生，到底因而並未舉行盛大的慶祝宴，假使是男孩子的話，就不免有一番熱鬧了。

這孩子題名叫做阿滿，她是在革命爆發的前一年誕生的。

•

•

•

木蘭的孩子氣的興奮情緒，這一次第一回發動了她公公的嫌惡。原來她們小夫婦得悉了清朝的傾覆，隱不住欣喜的情緒。當十月中間，清廷下詔，允許人民得自由剪髮，木蘭拿了一把剪刀，毫不遲疑的把新亞的辮子剪掉了。等到曾文樸得知這個消息，除了埋怨她的輕率以外，沒有旁的辦法。

木蘭說：「我爸爸的辮子在一星期以前就剪掉了，我們是奉了聖旨剪髮的。」曾文樸默然，心中却是老大不悅。襟亞的辮子過了幾星期也剪掉了，曾文樸自己的却拖着直留到來年。那時袁世凱自己也把辮子剪掉了。因為孫中山先生高潔而失算的把職位讓給了他，於是袁世凱做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不過這不能說是孫中山先生的錯誤。經過革命之後，不能不有握強大實權的人物出身擔當重任。

問題現在到了襟亞和新亞的出處，將使他們幹些什麼？結婚了六個月之後，新亞和他哥哥曾同在內政部謀得過低級的職務。後來政府全部推翻了，現在弟兄倆就守在家裏。北京市面很平靖，祇就北京而論，那是不流血的革命，因是帝制廢革之後，清帝和皇族還能容許其留居紫禁城內，——位於北京的中心——維持其稱號，行使朝廷的儀式，宮中得置宦官宮女，生活於瞬將消逝的帝皇夢境中，竊幸其生命的得以保留。在紫禁城外面，是一個清廷所嫌忌的人，稱雄統治全中國。袁世凱受著一手所訓練的軍閥們的擁護，握著軍權實力。此等北洋

軍閥的殘存勢力，遂支配了此後十數年的中國。

這一次政治變革，可以說是表面化的，然而革命意識，終於漸次由以達到新社會時代來了，社會變革是一個立場的變化，這變化纔顯示出與過去十年間的決定的判別。種種措施，像採用陽曆，採用西式外交禮服，採用西式政體組織，都是公開承認西洋事物優於東洋的一種表示。從此以後，保守份子常立於守勢的地位。而把當時那個時代，形成全然奇妙的對照的時代，有如舊瓶之與新酒，在社會的事實與急進的理論之間，在茫然的人與迷惑的青年之間，無往而不然。

無形之中，這些事物都影響着吾們這件故事中的人物。日曆的改革尤其是很表徵化的。閱者諸君還要留意，這件故事中此後所表白的日期是引用西曆的，因而新年佳節便該依照西曆在每年的一月一日蒞臨，而不再從東洋的計算法挨到二月中了。

革命發動的時期，正當素雲母家已經沒落了的日子，財產方面，政治權力方面，已經崩潰了，社會方面，也已經喪失了體面了。還有甚麼再可以喪失的呢？反而由於袁世凱的再起，或倒有了復興的巴望了。

原來去年十月間，恰恰是鼎革實現的前一年，社會上一時掀起了對牛家的公憤。

這事情起於牛同瑜的企圖誘拐一個尼姑而褻瀆了寺院。在如此激動的國民公憤之前，雖集中了有「神之目的」的牛氏之政治力量以圖庇護亦無濟於事。假使只爲了家族中一個份子的犯罪行為，這禍事或許還不致發展到像要消滅全家的樣子。事實上，這件褻瀆寺院的案子不過爲別人家抓住的題目，牠的內面包含着牛姓一家過去的種種罪惡，人民不過藉此以圖洩恨而已。

牛氏弟兄倆，懷玉和同瑜，慣常仗勢欺人，他們的母親，犯着同樣的毛病，對於兒子，從不肯規勸警誡，因而他們好像受着鼓勵樣的益發膽大起來。而且他們的母親也有些怪脾氣，對於每一次兒子的公開違法，無視官憲威力的行爲，認爲這便是威震北京城的「萬能馬祖母」的新顏色。她自信着，又使她闔家的信仰她是控制着全國財政的支配人，她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她的腦海中，充滿了「牛家財霸天下」這種想頭。她在這個世界中，只有一個畏怕，那就是畏怕「佛」，說得切實一些，她的敬畏佛的心理，其實不敵懼怕掌理地獄的閻羅王之甚。因此她變成了最虔誠的佛教信徒，時時向寺院捐輸獻奉，而每一次這樣的捐贈，使她增進一些獲得安全保障的感覺。她信仰當着有事的時候，那冥冥不可見的佛家之手會伸展出來保佑她，保佑她的丈夫，保佑她的子孫。無疑，她的性格總是富於宗教色彩的。

她兒子在外面所幹的事情，有幾件她是知道的，有幾件她却是不知道的。至於他們帶着保鏢橫衝直撞，破壞北京交通規則，她是贊同的。否則她還有什麼面子呢？一個人得以升到這種地位，是非有高貴的命運不可的。而交通規則之設施，非所以範圍高貴人格像她的兒子那樣的人物的。不過還有較糟的事情，甚至令婦女們在劇場中怕見牛家兄弟的影子。有一次，有一個人家的小老婆，惹起了那牛家長子的注意，劇終之後，那婦人就被他的保鏢「邀請」到他的密室裏去過了一宵。明天早晨那小老婆回到家中，她丈夫不敢透露半個嫌惡牛家的字。

這個牛氏的長子娶着一個纖弱柔順而遲鈍的妻子，她從未想到要問一問丈夫的去處。次子同瑜尚未結婚，行動上所享的自由自然更大。兩個人各有一個朋友，他們的職務專在替他們尋找新的女人，倘能找得一個新的女人到手，便有大量報酬可享。後來遇到一個富商的女兒，那姑娘臉龐兒生得够漂亮，年紀又輕，可是總陌

生生不肯和同瑜接近，這一來却更引起他的想獲取她的決心。他逕自走進她的家裏去，她的父親不敢拒絕他進去。接着他更進一步，乾脆挾着她出門去了公開的向她求婚，自承已經戀愛着她，最後就鄭重的約定要娶她。那姑娘想想去嫁給牛家做媳婦總還不差，倒也同心轉意過來。那裏知道不到一個月工夫，同瑜對她感覺到厭倦起來，又轉而去追求一個田舍姑娘。從此他根本把富商女兒的憧憬拋到九霄雲外，不再想她一想，這等事情，不值得煩上帝的選兒，牛氏來費一費心思的。不論貧富，女子總不過在晚上供人玩玩，而自己是永久的勝利者。這個被棄的姑娘懷着說不出的怨恨，洒了不少虛枉的淚點。她的父親怕她自殺，爲要勸阻她出此下策，勉勵她設法報仇雪恨。後來有一個早晨，瞧着四而無人，她悄悄的握了剪刀，把數千煩惱絲一下子剪了下來，決心去出家爲尼。這姑娘的爸爸瞧着自己女兒如此毀滅了終身，不由萬分激憤，進行訴訟本爲無裨實際的不辭舉動，而且他沒有婚約的確切證據。因此只有靜靜等待時機，虧着他有的是錢，終於他點巧地設下了一個陷阱，來伺候這個年青的浪子。

他開始在全北京城竭力的尋找，要搜求一個最美麗的妓女，結果終於被他找到了年輕貌美的一個，她的年齡恰恰和她女兒一樣，是十八歲，聰明伶俐，還能和一般歌妓一樣熟悉各種掌故戲劇，能講種種英雄俠義，友情報恩的歷史。他就出錢從鴉母那裏把她買了過來，保養在自己家裏，像公主那樣款待她。那個姑娘受了這樣隆重的禮遇，忍不住發問他希望她替他幹些甚麼，要值得這樣隆重的禮遇？這父親並未回答。到了第二天，她又說：「沒有什麼理由而這般恩情的待我，實在使我十分困惑。你既不是把我充作偏房，那麼要做什麼呢？生命是個個人所寶貴的，可是壽命原極短促，有何吩咐，我總不辭捨身以求報答。」

這父親這樣纔把他女兒經歷的遭遇講給她聽了，約定假使她能够實行他的計畫，他將重重的酬謝她。假

使這計畫能順利的成功，其結果會使她一舉成名，她的過去已有這樣的根底，仍舊可以回去重操舊業，那時便成爲世界上最被熱烈追求的皇后了。他又想盡種種方法，說得她義憤填膺，深惡痛絕那惡少，而表同情於她女兒。在她的任務裏，沒有甚麼危險性存在着，而且她還年輕。於是大家立誓嚴守祕密之後，她同意擔負這任務。

於是他把女兒送到郊外的一所菴堂裏去，那兒附近村莊他熟識幾個當地的長老，一面許下大量願心，以博取菴堂中老師太的歡心。每次他去探望女兒，總是順便一個個去拜訪村莊上的父老，仔仔細細的把他女兒的經過講給他們聽。牛氏的聲名久已在這村莊上爲人所熟知，長老們聽了這番話，不由一個個表示着同情而暗暗痛恨牛氏。

接着第二步工作，這商人又設法結識了幾個牛家的僕人，藉此偵悉了牛氏弟兄倆所常臨的去處——常去的戲院和公園都包括在內。在酒舖中，彼此喝着花雕，他又在僕人口中探聽着牛氏家中內幕的情形。於是他又替那歌妓租好了一所房屋，僱傭了一個傭人並一對假父母，把她打扮好了，跟隨着老媽子送到戲院裏和公園中去。過了一個月左右，那野貓果真被釣上了鉤。同瑜跟這姑娘發生了曖昧，這姑娘裝着充做大家的閨秀；在外邊可以親昵的接近，却從不容許他跟隨到她家裏。經過三個星期的幽會，在這時期中，同瑜常常被鼓動着興奮的情緒，甚至相信他自身正沉浸在初戀的情海中。這姑娘有一天突然失約不赴他們所約會的地點，她的老媽子却一個人匆匆趕來告訴他那一段不幸的消息，說她的小姐因爲她父母將不顧她的願意，不願意把她許配給人家，又怕她出走而軟禁在家裏；但她小姐總想在這幾天內脫身溜逃出來，親自來和他會面，或者至少給他知道一些消息。她要求他耐心的守着，她要對她保持真情。又過了三天，這老媽子又來告訴他說她小姐因爲絕了望，已把青絲剪掉，準備出家修行。這樣一來，一切希望都完了，假使他想見見她的面，可以過了幾天之後，

到北京城外一所寺院中和她相會。

這商人一邊就在家裏準備把這妓女送到他女兒出家的那寺院裏去，等候這上鉤的浪子。他的計畫，就在把同瑜牽入和尼姑發生曖昧的漩渦中，那是一件社會上認為不可輕視的罪行，這罪行會從這妓女口中漸漸暴露出來。那當家師太相信她是另外一個因犯了過失而發憤出家的年青美麗姑娘，也就收受了另一個女弟子，這兩個年青尼姑之間，大家守着極端的祕密。

九月中，那個牛家二少爺乘了轎子來到這個尼菴裏來，說明他是現在新出家的一個小尼姑的親戚，要求和她會一會面。這個歌妓現在取名爲惠能，走出來接見他。她對他說明她現在還是繼續愛着他，已經幹了的事情，實在感到後悔，可是現在已沒有補救的辦法。誰知同瑜聽了這話，却說：「那容易，你只消跟我走，這裏的人，沒有敢碰我一碰。」原來她想在光天化日之下挾她奔出寺院，這行動等於綁票，惠能請他今天先自回去，約定過了三天再來的時候便實行。

一等他跨出寺院，惠能慌慌張張奔到師太那兒去，倉皇的說：「救命啊，師太！從這年輕人手裏救救我吧！」
「哦，他不是你的親戚嗎？」師太說。

「我的親戚！他是牛家的兒子，那財神牛老爺的兒子。我不敢不去接見他。那就因爲怕和他鬧亂子，我媽媽纔把我送進寺院裏來，而現在却給我找到了這地方來了。」

「啊，真是想不到的事情！」師太長嘆一聲的說。

她想起了那富商女兒惠恭的遭遇，還不過幾個月的事情，說：「惠恭師姊也就受了這個少年的糟蹋呢。」
「我知道，我知道，」惠能說：「他要帶我出去，我拒絕了他，他却說定要在三天之內再來搶我。我們將怎樣